

烟雨楼

YANYULOU



夏夜,那一声“滋啦”

■蒋根其

小时候的夏天没有空调和电风扇,天一热全家便躲进屋后的竹园。竹子密匝匝地挨着,筛下一地碎阴凉,父亲会砍几根毛竹,用浸过水的草绳横一道竖一道地编连起来,架一张简易竹床悬在半空。铺上草席,离地半尺,风从下面穿过去又从上面落下来,浑身凉透。小孩在上面翻跟头,床身晃晃悠悠。

那竹园就是老天爷赏的不用电的凉房,凉气一丝一丝往骨头缝里钻。

到了傍晚,母亲提一桶刚吊上来的井水泼向门前的水泥场。“滋啦”一声,白气腾起来又散下去,灰白的地面变深,脚踩上去凉津津的。父亲划一根火柴点着蚊香,那一下的亮短暂地照亮了他的脸,比萤火虫亮,比

星星近,然后他把八仙桌搬出来,桌上摆着菱塘里新摘的嫩丝瓜蛋汤、咸菜毛豆、蒸茄子拌蒜泥,有时还有一碗早晨从河里摸来的螺蛳。暮色从稻田那边漫过来,各家都把桌子搬到了门前场地上,隔着几块地,彼此望得见,喊一声也听得清。孩子们端着碗窸来窸去,有一回隔壁阿婆端来一碗南瓜饼,油汪汪的,几个孩子分着吃,我手指上的油舔了又舔。

吃完晚饭,卸下堂屋的门板架在两条长凳上,铺一领竹席,便是我们的一夜安寝处。竹席用了多年,篾片磨得发亮,躺上去滑溜溜的。地上点一盘墨绿色的蚊香,一圈圈盘得像宝塔,点燃后冒细白的烟。讲究些的,在床铺上方拉两根绳,挂一顶洗得发白的纱布蚊帐。

钻进去摇蒲扇,看蚊香明明

灭灭,听蛙声一阵紧过一阵。

后半夜露水重了,母亲会起来给孩子们掖薄被单。她走路没声,手伸进蚊帐时带着井水的凉意,被单薄薄的,有皂角的味道。我迷迷糊糊半睁开眼,看见她弯腰的影子映在蚊帐上,月光白晃晃的,蚊香烟袅袅升腾。萤火虫在草丛里明灭,偶尔一只误入蚊帐,青绿色的光点转一圈,又寻着缝隙飞出去。人贴着竹席,风贴着皮肤,整个村子都在同一片星空下呼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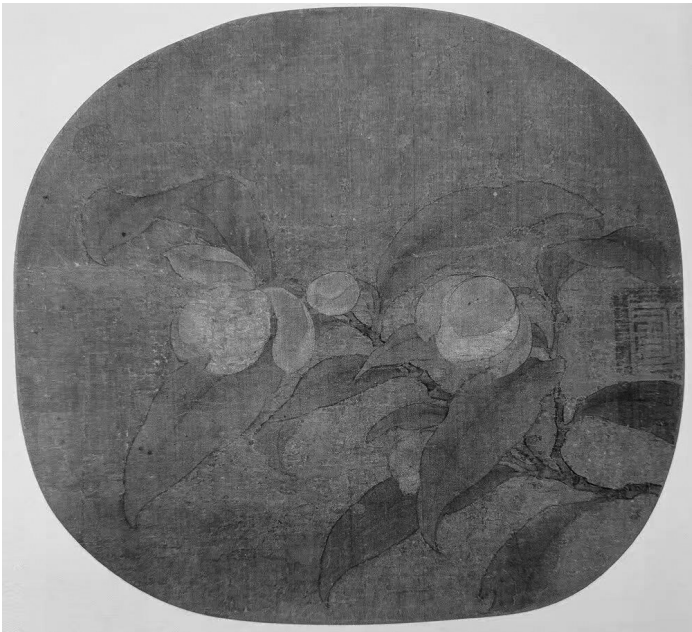
不记得从哪一年起,家里买回了第一台电风扇。父亲把它搬到场地上,电线从堂屋一路拉出来,风是有,可那嗡嗡的声响毫不客气地盖过了田里的蛙声。父亲那晚吃得很快,没像往常那样摇着蒲扇看星星,早早便起身收了桌子。母亲还是泼了井水,泼完之后站了一会儿,抬

头看了看天,什么也没说。再后来装了空调,夏天的夜晚就彻底从室外退回了室内,竹床不知什么时候拆了,门板装回去,蚊香也换成了电蚊香片,插上电什么味道都没有。

如今睡觉,空调开二十六摄氏度,窗帘一拉,听不见蛙声也看不见星光,也闻不到蚊香的气味。

老家四年前拆了。我回去看过一次,站在老家原来的场院位置,辨认每一块地界——场院的位置、竹园的位置、邻家阿婆端南瓜饼走来的那条小径。水泥地还在,只是裂了缝,缝里钻出狗尾巴草,风一吹,摇得自在。我蹲下来摸了摸,水泥地是凉的,草叶子蹭着手背,痒痒的。抬头看,星星还是那些星星,只是隔着路灯的光,暗了许多。

无花果



宋 佚名《无花果图》

■季小英

夏天一到,街边卖水果的种类慢慢多了起来。在五颜六色的果子中间,我总能一下子就发现软软的无花果。外皮是青褐色的,轻轻掰开,里面蜜糖色的果肉就露了出来,一股清甜的香味扑面而来。顺着这股果香,过往时光瞬间从记忆深处涌了上来。

第一回知道无花果,还是很小的时候。那时候乡下日子过得简单,家家户户房前屋后都种些常见的果树和蔬菜,桃树梨树最多。乡下孩子眼里,像这种不开花就直接结果的树——无花果,可真是个别特别稀罕的玩意儿。

记得那个夏天,我跑到邻居家的竹林里去玩。几棵叫不上名字的矮树,安安静静地站在翠绿的竹子边,叶子特别茂盛,绿油油一片。再凑近仔细看看枝叶缝里,居然藏着一颗颗青果子。这些小果子从枝头上垂下来,样子小巧,看着就让人喜欢。

我站在树前,心里满是疑问。从小到大,我见过的果树都是先开满一树花,然后再慢慢长出果子。可是眼前这棵挂满青果的树,枝叶间连个花瓣影子都找不着,叶子比人的手掌还大,果子就这么直接挂在枝头。

邻居家的长辈看我好奇,就笑着摘了一颗熟透的果子递给我。我小心地剥开那层薄薄的皮,软糯的果肉一放进嘴里,那种清甜绵密的味道立刻就在舌尖上化开了,还带着一股植物特有的清爽气。

从那天起,整个夏天我总往那片竹林里钻,守着那几棵无花果树,看着青果子从生涩的青色慢慢变成深紫色,等着

它们不声不响地熟透。那时候也不懂植物的门道,就是心里暗暗觉得大自然真奇妙。原来世界上真有这样的草木,不用去跟百花争着开好看的花,只要自己默默地往下扎根、往上生长,就能结出这么香甜的果子。这种藏在暗处、又与众不同的果树,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刻得深深的,成了我心里最让人觉得奇妙的事儿。

后来步入职场,在城市里有了自己的家。城市生活热闹,到处都是高楼,但总觉得少了点乡下那种自由自在、满眼绿油油的生机。有回在小区散步,无意中看到绿化带里不知谁种了几棵无花果树,那熟悉的样子,一下子把记忆深处的东西勾了出来,童年竹园里那股清甜的味道,仿佛又涌到了嘴边。

听人说无花果树特别容易活,剪根枝条插土里就行,不怎么需要费心打理。于是试着折了一小段枝条,种在了楼下那片空地上。没怎么特别去管它,就是偶尔想起来了浇点水、施点肥,心里其实也没抱多大指望。没想到,这看似普通的枝条生命力还挺顽强,它一声不响地就往土里扎下了根,然后悄悄地冒出嫩芽,长出叶子。一天天过去,它竟然真的长成了一棵像模像样的无花果树。

更让人高兴的是,才过了几个月,那细细的枝条上就挂上了几颗小小的、还带着青绿色的果子。果子熟的时候,我摘了一些,分给了左邻右舍。这小小的果实,好像也带着一份简单纯粹的心意,邻里之间原本有点陌生的感觉,不知不觉就变得暖和了

夏日的回味

■张进喜

七月的江南,骄阳似火,湛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,运河边的柳树静静地垂挂在水面,知了在不叫不停。沿河绿道走不了几步,额头上就直冒汗珠。热,实在是热,真想跳到运河里冲个凉。

记得小时候,放暑假了就往家前面的环城河里跳,拿块门板或洗衣盆在水里玩上半天,和我年龄相仿的小伙伴常会在夏日的午后相约在河里游泳。胆子大的还从桥上往下跳,我胆子比较小,从不敢从桥上跳下来。去河里游泳总会顶上木质的洗衣盆,游吃力了就扶着洗衣盆歇息,或到河边的乱石堆里摸螺蛳。兴致来时还打着猛子潜到河底摸水产(河蚌),把摸到的水产、螺蛳放在洗衣盆里。环城河,是那个年代小朋友消暑的最好去处。

酷暑难耐,除了泡在水里逍遥,当然也想吃点冷饮解馋。勤俭路副食品商店就有不错的冷饮,嗡嗡作响的冰柜里有绿豆棒冰、赤豆棒冰和雪糕、冰砖等。冰砖,上海光明牌的,奶油味很浓,很好吃,但我很少去买。弯着腰斜背个蓝色木箱子的大妈

常从家门口走过,边走边用木块敲箱子,嘴里还喊:“卖棒冰噢,绿豆棒冰……”这声音很吸引人。于是,小孩跟父母要钱,4分一根绿豆棒冰。要到钱的,神气活现嚼着棒冰,要不到的,垂头丧气,干咽口水。

我读初中时,发觉勤俭路上的副食品商店有卖酸梅汤。酸梅汤喝在嘴里既酸又甜,从舌头顺着喉咙丝凉到肚,很是舒服。我难得会买,更多时候,也就远远地朝它看看,口袋里铜钿银子没得。

我印象最深的消暑饮品是八宝汤。读小学时,母亲单位的食堂常常在下午有八宝汤卖,也算为职工消暑降温,不过价钱不便宜,好像一角钱一碗。八宝汤是用蔬菜的蓝边小碗盛着,里面除了绿豆、蜜枣、冬瓜糖、糯米饭,还有金橘、莲子、红绿丝,非常勾引人的馋虫。我馋得不行,缠住母亲让买一碗,吃到嘴里凉丝丝、甜津津,那叫一个舒适快活。那个年代,一碗软糯的绿豆、甜甜的蜜枣、香香的糯米饭,配上红丝、绿丝冷饮甜品,就是我最快活的辰光。

近些年,嘉兴的冷饮屋、甜品店多了起来,品种也很丰富。

东升路上有家胡记冷饮室,这是老家在温州的朋友告诉我的,说这里的八宝汤很有特色。店里常常坐满了人,年轻人居多,有的还带着小孩。我进店点了一杯八宝汤,不一会儿一个厚厚的玻璃杯端了过来,拿在手上凉凉的。因为关照不要放糖,所以并不是很甜,用调羹舀一勺汤水入口,清凉爽口。再用勺子搅拌,会看到一粒粒完好的绿豆,一团晶莹的糯米粒,舀上一调羹,丰满醇厚,软糯香甜。最入口的还是莲子,香酥软烂,甜度恰到好处。红枣红润诱人,肉质饱满,甜丝丝的。

我边尝边回忆,与小时候的味道做对比,想竭力回味出少年时光的老味道,但我还是觉得母亲单位的八宝汤味道更香、更甜、更入味,不仅仅是因为蜜枣比红枣更加香甜,红丝、绿丝更吸引眼球,而是小时候的老味道渗透到了我的骨髓。虽然现在夏日饮料、甜品比以前丰富了许多,但那份对八宝汤的眷恋,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

在月河老街,有家五条人糖水铺,店里浓郁的糖水加入了调情的冰块,夏日里多了一份舒

起来。那段时间,这一树的果子,不光甜了嘴巴,也暖了人心,成了在这城市生活里,最让人觉得踏实和安慰的一件事。

再后来,我又搬了一次家,这次住的地方带了个小院子。心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,就是还想再种上一棵无花果树,让这份一年一度的香甜能继续下去。

我挺期待地把这个想法跟隔壁的婶婶说了。可婶婶告诉我,按老一辈人传下来的说法,无花果树最好不要种在房子跟前。

当时我满脑子都是问号,特地到小区里转了一大圈,仔细地看了每家每户院子里种的植物,可就是找不到一棵无花果树。后来时间久了,我慢慢琢磨过来,这其实就是老百姓口口相传的一个老讲究。老一辈的人特别喜欢石榴,觉得那代表着多子多福。而无花果,问题就出在“无花”这两个字上,大家硬是把它和“没有好兆头”“不够喜庆”联系到了一起。他们觉得这种树不开花就结果,过程不够圆满,少了那种花开富贵的吉祥。其实无花果哪里是真的没有花呢?它的花是开在果子里面,藏在里头,特别低调,一点也不显摆。

既然如此,也只好算了。可岁月里的那棵无花果树,从来不与春天的百花争艳抢丽,只是安安静静地生长着。就像那种最踏实、最安稳的幸福,就在平平常常的日子里静静地存在着。它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这一生,最好的状态,其实未必是轰轰烈烈地绽放给所有人看,只要默默地积累、沉淀,那份属于自己的甘甜,自然会在合适的时候到来。

其实,大江南北,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饮品。上海人的绿豆刨冰,北京人的酸梅汤,广东人的椰汁西米露,都是夏日的美食佳品。还有武汉老汉口的阿里山蜜豆冰、福州的冰饭、宁夏的八宝茶、新疆的葡萄干冰水、蒙古的奶子茶等等,不胜枚举。中华大地以饮品消暑的饮食智慧,是男女老少清静安然地消度盛夏酷暑的特有“法宝”。

骄阳似火的午后,静坐在月河的廊檐之下,享受着大运河的习习凉风,抛却世间的烦恼,远离嘈杂的喧嚣,来一杯清凉夏露,清甜解暑,沁人心脾。时而看那蓝天上的悠悠白云,时而听那大运河的潺潺流水,你会忘记时间,会突然觉得,手里端着的不只是清凉饮品,而是对夏日的那份回味和生命的热爱。

南图阅马记

■华智慧

机缘巧合,今天头一次参加阅读马拉松。从早上九点多进场,到下午四点左右离场,将近六个小时时间,上千人共读同一本书,还要面对时间和题目的挑战,体验感自是不同。这种以书页为赛道的脑力长跑,留下的回味无穷不散。

其实去年就报名了长三角阅读马拉松,遗憾的是最终未能中签。今年早早提交了报名表,选择了就近的南湖区图书馆作为参赛点位。更是自任队长,拉起一支参赛小队,取名“读书搭子”,初衷很简单:以书会友,结识同道中人。中签之后,联系队友、确定流程、互通有无,大家在群里互相交流,我这个挂名队长,心中既有期待,也暗藏忐忑。

上午九点多的南图,大家陆续抵达。签到,领取手环、按队落座,虽然搭子们都是线下初次见面,好在平日里线上多有交流,也算得上默契的书友。我重复着早间在群里的提醒:友谊第一、比赛第二,只求全员顺利完赛。所有队友也都默默期许,既能好好阅读,也希望团队能交出一份亮眼成绩。阅读书籍很快发了下来,是作家李敬泽今年7月出版的新作《破空:春秋异客传》。随着开赛信号响起,偌大场馆瞬间安静下来,所有人一头扎进春秋乱世的文字之中,满场只有此起彼伏的翻书声。

整场比赛分略读、通读两轮答题,还要现场撰写读后感。六个小时不仅考验深度专注力,更是对体力与意志力的双重试炼。起初,我还能稳住节奏,跟随文字邂逅奔走列国的春秋人士,读到动情处,圈圈画画,内心颇有共鸣。

第一轮略读题5道题限时5分钟,答完提交后稍稍松了口气,题目大都出自书中序言部

分,仔细加耐心,基本可以确保不出错。然而随着时间推移,疲惫慢慢袭来。特别是午后赛程,专注度和困乏感在此消彼长间悄然换位。队友们有人闭目揉眼,有人起立活动,也有人大口喝水,大多在勉力支撑。我一边加快阅读进度,一边也在留意队友状态,暗自盘算时间。

第二轮通读题共45道题,仅有15分钟作答时间,考点却散落在200多页的文字里,有些甚至需要个人理解,给了初次应战的我一个不小的挑战。看着队友们相继交卷离场,我也跟着按下提交键,悬着的心稍稍落地。系统成绩出炉,结果不尽如人意,个人仅是刚过及格线,团队排名也不理想。一时间,些许失落漫上心头。几位搭子相视一笑,没有相互埋怨;有人坦言对历史脉络理解不够透彻,有人感慨答题时过于纠结细节耽误时机。作为队长,我也在反思自己参赛经验不足,没有协调好全队节奏。失落固然真实,但没有人轻言遗憾。

其实平时自己也爱读书,但都是碎片化阅读,很难拥有连续六小时与一本书深度对话的机会。平日里独自读书,是与自我对话;五人搭子结伴参赛,阅读便成了一场温暖的同行。输赢倒成了附加项,难得的是寻到一群愿意沉下心、耐住寂寞的同道人。

走出南图赛场,暮色缓缓降临。初次阅马,成绩平平,却圆满完赛。奖牌是最好的见证,队友却是最大的收获。今日的经历也提醒我:阅读是一场漫长的修行,不必急于一时分出高下。往后,继续与书相伴,在文字长路上,从容前行。

小队群里,搭子们不约而同地留下一句约定:明年阅马,组队再战!

甜蜜点

■全陈蓉

六月底,我参加了为期三天的“场景里的新时代”主题文艺创作服务高质量发展培训班。对从未上过大学、渴望踏进校园的我来说,无疑圆了一个“大学梦”。

此次培训是在中国美院象山校区,这座美丽的艺术殿堂,最初我是在王澐的《造房子》看到的。他在书中阐述了这样的设计理念:“每个建筑都如同一个中国字,它们都呈现出面,对山的方向性,而字与字之间的空白同样重要,是在暂时中断时一次又一次回望那座山的位置。”

走进这座随“象”的小山起伏共存的校园,由七百多万片旧砖瓦兴建的建筑和景观在二十年风雨浸润下,沉入岁月的印痕里。风化斑驳的墙面,透出温润和沧桑。深浅参差的旧砖瓦,泛着青布面料色彩的哑光。低缓错落的坡瓦屋顶,似文人从容的身姿,不疾不徐,清雅淡泊。满墙的爬山虎把青灰建筑包裹得像绿野仙踪。

我们的培训是在中国美院民艺博物馆,这座依着山坡建造的建筑是日本著名设计师隈研吾的作品。顺着山势生长、消隐在茶园山体的场馆安静、内敛。几万片用不锈钢钢丝悬挂在玻璃墙外的老青瓦,像悬浮的鳞片随光影、气候灵动飘逸,与周边的参天大树和远处的茶园、绿地、山野风光交相呼应融合。

几年前看隈研吾的《负建筑》,他在书中写道:“建筑最终的归宿必定是大地。”我们每天要爬一段高高的阶梯,走进散发着雪松木香味的教室,看着隐在窗外的山景,我似乎理解了隈研吾这种“建筑与时光、自然一起生长”的“负建筑”理念。

相对王澐建筑的古朴和隈研吾的空灵,中国国际设计博物馆显得冷峻又硬朗。这座由葡萄牙普利兹克建筑大师阿尔瓦罗·西扎设计的建筑,通体由

澳洲红砂岩拼接的砖墙,粗粝中带有沉静的雕塑感。整座墙环抱着一棵生机盎然的百年香樟树,坚硬的质感碰撞着舒展的绿意。恰似西班牙浓烈柔美的弗拉门戈舞,古拙厚重的肌理藏着热烈的张力,硬朗结构里流转着舒缓的线条。

漫步在象山校区,我好像走进一场完整的美育课堂。层峦叠嶂的建筑,红墙、青砖、木瓦与山林、古树自然交融。远、中、近,一步一景,在行走中感受时光留痕、光影变化。把看过的书籍与现实样本层层重叠,更好地读懂建筑设计和工艺美感,得到书本之外的一次审美熏陶。

此时正是毕业季,随处可见身穿学士服和硕士服的学生在拍照留念,一张张笑脸定格他们对学校生活的眷恋和对未来的憧憬。看着莘莘学子青春洋溢的朝气,让我仿佛回到了青涩、懵懂的年少时光。年过半百能走进校园,亲身体验浓厚的学习氛围,对我来说是何其有幸。

三天的课程,由浙江省知名高校、行业大咖讲授的高品质课程,让我了解互联网条件下的新大众文艺、艺术竞争与艺术家身份建构等新思潮新观点,对当下文艺发展、艺术创作有了全新认知,更学到了一些新的知识。

浙江传媒学院研究生导师徐子琨在讲授《无界创作:AIGC赋能视听艺术的创新路径》时,讲到设计流程纬度要有“sweet point”(甜蜜点)。我在网上查到这个专业术语最初指球类运动的最佳击球点位,现已延伸到商业、医学、声学等诸多领域,代表着各类场景下最佳平衡区间。

对我来说,能到美院学习无疑是一次甜蜜的回忆。而在我的后半生,学习将永远是我人生的“甜蜜点”,并在学习过程中摸索到生活的“甜蜜点”,这是此次美院学习的意外收获。